

第九章 人種概況

兩大類——主要的種族——種族分類表——原住民馬來人——傳說——外國人的意見——遷移——風俗習慣——容貌——語言的歧異

臺灣北部的居民可分為兩大類：原住民，無論是野蠻的或開化的，都是馬來人；而漢人則係蒙古人。固然也有從歐洲及美洲來的外國人，但其數目很小，對於島上的人民生活所起的作用甚微，本文不予論述。上述的兩大類不見得怎樣混雜，因此島上沒有雜種。本節的目的，不擬作詳盡的研究，而祇略述臺灣北部的人種的概況，以證實上文所說可將臺灣人民分為馬來人及漢人的兩類的見解。

在數目、智力及勢力上均佔第一位的主要人種是漢人。人種學家對於他們不覺得有什麼困難的問題，因為他們的起源及人種關係都是容易追溯的。他們是早年從大陸的人口稠密的各省渡過臺灣海峽而來的移民或其後裔。他們帶來了他們原有的生活習慣及家中祀奉的神祇。他們初來時，看見臺灣島上到海邊為止都有森林，野蠻的番人以森林為家，形容奇異，言語粗野。他們到處與番人發生鬭爭；但因為他們人數衆多，技能也比較高明，所以常能勝利，把番人逐出若干最富饒的平原，開闢山林中的荒地而改變為稻田和茶園。因此番人的簡陋的村落漸漸消滅，漢人漸漸興建有顯著的「中國」特色的鄉鎮和城市，已經在臺灣佔據優勢。他們大抵是勤勉進取的，保持着祖傳的生活及信仰方式。其中大部分是從福建來的，所講的是所謂廈門話；他們被稱為福佬。其他較小部分的漢人是由華北移居於廣東的若干地方的人的後裔，後來也渡海而來臺灣；他們被稱為客家，有其特殊的生活方式及語言。

漢人稱全島的原住民為番人，依後者所住之處是平野或高山、反抗或順從中國風俗的程度而予以分類。在東海岸的大平原中有些番人承認漢人的優勢，服從漢人的信仰方式；漢人稱他們為「平埔番」(Pe-po-hoan)。在一個更南的海邊的平原中有另一個原住民的部落，漢人稱他們為「南勢番」(Lam-si-hoan)。不服從漢人的高山人，則被稱為「生番」(Chhi-hoan)。有些番人在西部與漢人雜居，被稱為「熟番」(Sek-hoan)。這些名稱都是漢人所用的，表示着原住民與他們之間的關係。現在日本人佔領着臺灣，將有新因素輸入。日本人對於現在的居民的關係還不能說明；但對番人似乎將用懷柔政策。下列的表可以表示臺灣人民的人種的派別。



可是原住民的諸種族是否都是馬來人，還需要證明。有若干理由使我斷定：他們是從馬來群島來的移民之後裔，分述之如下。

1. 原住民的傳說 我直接從他們的諸種族採集了許多傳說，能支持以爲他們是馬來人的說法。例如說他們的祖先來自南方；說祖先乘船而來，遭難登陸；說祖先住在海邊附近的平地，後來有別的人種來了，使他們向內地遷移，甚至越過山嶺；說他們捕魚和龜，以陷阱捕野獸，以弓矢射鹿，以鹿皮爲衣服，在高長的草莖上結繩以記時日；說他們在某一地方的人數增加到一百或兩百以上，就移開一段路，開墾土地，自稱爲「別社」、「南社」、「新社」或「大社」。原住民的房屋是用蘆葦、藤或竹造的。後來有別的種族到臺灣來，以刀劍等東西送給他們的頭目。又其次漢人來了，原住民以鹿的皮和角和他們交換槍、火藥及刀。他們還記得「紅毛宗親」新到來時的情形，他們對他們很客氣，彼此有過自由的交易。漢人把他們的「紅毛宗親」驅逐掉，而自行定住下來。因此他們仇恨漢人，採用他們的祖先在其古代的家鄉所幹過的「獵人頭」以資報復。

還有一種傳說及紀念典禮也令人作同樣的結論。在東岸的菁萊平原上，「南勢番」所住之處，保存着兩隻獨木舟以紀念他們的祖宗來臺灣的事情，如有朽腐的樣子，就加以修理或另換一隻。這兩隻船在離海不遠的一個曠野中，放在草棚下面。「南勢番」每年必定聚會一次，把這兩隻船搬到海邊去，由若干人划出一段路去，然後回來。於是衆人歡呼，把船搬回草棚裏去。據他們說，他們的祖先是乘類似的獨木舟而到臺灣的南部或東部來的。他們舉行這種典禮以維持這種傳說。

在蘇澳灣 (So Bay) 附近的一個「平埔番」的村子南風澳，80歲的老人們告訴我：他們的祖父的時代，有40~50個漁夫厭惡噶瑪蘭（蛤仔難）平野的多雨的天氣，戀念他們的故鄉，就拼合木板，做成了若干隻粗陋的船，分乘而向南回去。那些老人們以爲他們的老家是菲律賓群島中之一島。

新社的村民說：他們的祖先不是從島嶼來，而是從中國的大陸上來的，並非蒙古人。實際祇另有一個在噶瑪蘭平原中的村子講與新社一樣的語言。這兩個村互認爲同宗，其他人民也都認爲他們有親屬關係。很可能如同他們自己所說，他們是現今在中國大陸上還存在的蠻族的支派。

2. 外國人的一致的意見 旅行者們在臺灣的諸種族中看見 Luzon、Polynesia、馬來半島、琉球、Sunda、婆羅洲、暹羅及雲南的居民的容貌，因此都認爲臺灣的原住民是從馬來群島及南洋群島移入的人的後裔。然而也有人說臺灣的原住民是黑人，被馬來人驅入山裏去了。我不能承認這種意見，因爲我不能發見黑種人的任何形跡，且在山中也沒有任何已知的種族可認爲是黑種人那樣的人種。我曾經在南部的打狗附近的高山族中，在中部埔社 (Po-sia) 湖一帶的諸族中，在北部的十餘個種族中，在「平埔番」

及「熟番」中探問，到處都得到同樣的回答。他們都斷定說：在山中或島上的任何地方都沒有髮如羊毛那樣的種族。淺薄的觀察者往往作堅定的武斷。例如在數年前，有人告訴我：有一種皮膚白皙、身體高大、眼睛灰色的人種在高山中。因為這種話說得那麼堅定，我就決定去作實地的調查，特地到據說那種人所住的地方去，却不見有荷蘭人的後代，而祇遇見了身體低矮、面容棕色、有細長的黑髮的馬來人。

3. 自然的移住 海流流過 Sunda, 爪哇、蘇門答刺與婆羅洲中間，向北流過中國海，然後經過大陸與臺灣之間。另外一條海流流過婆羅洲與 Celebes 之間，經過 Celebes 海，與北太平洋的海流接觸，成爲一種黑流，經過臺灣東邊。海流很容易、也很自然地把商船及漁船從馬來群島的島嶼帶到臺灣的海岸。這樣的遷移，實際在我自己在臺灣的時期也曾經有過。我到臺灣之後數年，有形狀奇異的小船 (autriggero) 駛入鷄籠港。船上有一批從頭到脚有刺青，狀甚飢餓的船夫。當地的人很懇切地接待他們，過了些時候，把他們送到香港去，又從香港送回他們的故鄉 Pelew 群島。往往也有從琉球 (Loo-choo) 來的船在臺灣的岸邊遭難。

4. 風俗習慣 臺灣的原住民的風俗習慣將在以後的幾章中詳述之。這裏祇須說明：差不多無論那一點，他們的風俗習慣都與婆羅洲的土人相似。他們的刺青也依照同樣確定的型式，服飾及房屋的建築法也都相似。他們也和馬來群島人一樣崇拜祖先，他們也與婆羅洲的 Dyak 人一樣有在山中「獵人頭」的怪癖。

5. 身體的外貌 臺灣的漢人是圓頭的，原住民的頭則長潤適中。頭蓋骨的接合線，在青年人的頭蓋骨中祇能略微看出。頭蓋骨狀如圓球。這是屬於低級種族的島民的特徵。又顎的突出——「顎骨角」「顏面角」——也都表示與馬來型的島民的宗族關係。頭髮的形狀是圓曲的，表示其並非髮如羊毛的種族。頭髮的顏色是黑的，與馬來人的相同。眼睛的顏色和鼻子的形狀都屬於同一形式。

也許有人反對說：現在講着不同的語言的原住民不會是同源的。可是語言之不同不是決定的因素。在 Caithness, Finland, Orkney 及冰島的 Scandinavian 人所講的語言，與在挪威及瑞士的同種人所講的大不相同。不同的環境造成語言的歧異。大陸上的漢人與臺灣的漢人口音不同，容易辨別；而所謂「噶瑪蘭腔」是住在該平原中的漢人的特色。同樣地，從馬來群島來的船員及旅客，在臺灣的岸邊因船破而登陸者，可能爲先住民所同化，學會了該處的主要方言。又如果某些種族與外界隔絕，無法交通，或爲敵人所阻隔，則在語言上也可能發生變化。例如在加拿大的高地人殖民地中，現在的高地人已經完全不懂他們的祖先之很受人重視的 Gaelic 語。在噶瑪蘭平原中，我們有一個教堂，在該處的一個村中，我也遇見了一個有趣的例子。有一個人數年之前，與其他的人從菲律賓乘小船航行，經過巴士海峽時，遇風翻船，祇有他一個人生存，漂流到臺灣東岸，土人所說的話，他竟能懂得幾句，不久就學會了「平埔番」的語言，後來與一個「平埔番」的女人結婚，實際變成了一個「平埔番」。

以上所述，我以爲是不能反對的累積的論斷，就是說：有許多冒險者、漁夫及商人斷續地從中國海的南方及東方來，也許有少數人從大陸來，形成了現在的所謂原住民，這種人就是馬來人。